

中国文山壮语侬话与越南北部侬语语音系统比较研究简介

A Brief Comparison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s of
Nong Zhuang of Wenshan, China, and Nung of Northern Vietnam

江子扬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
Eric C. Johnson (SIL International East Asia Group)¹

“中国·西畴（2015）女子太阳节”
暨日出汤谷学术研讨会

云南省西畴县 2015 年 3 月 21 日
21 March 2015, Xichou County, Yunnan, China

1 引言 Introduction

中国壮族人口近 1700 万人（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总人口中三分之一讲壮语南部方言的某一个土语。在 1977 年，美国籍华裔语言学者李方桂建议按照这些方言在语音特征上历来演变出来的差别，把这语支划分为三个方言群：台语支北部分支、台语支中部分支和台语支西南部分支²。根据李方桂的划分，壮语南部方言连同越南北部的几个语言均属于台语支中部分支。中部分支在语音历史发展上有几样独特之处，有别于台语支北部分支。其中一项是台语支中部分支有送气的辅音，这在台语支北部分支

¹ 本研究向所有给我鼓励、帮助的领导、同事、朋友们致以真诚的谢意，特别感谢文山壮学发展研究会黄昌礼会长、王明富副会长，也感谢王庆泽帮我校对本小论文。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加之成小论文时间比较仓促，论文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² 李方桂 (Li Fang Kuei)，著，《台语比较手册》(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发表在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第 15 集，夏威夷州火奴鲁鲁：夏威夷州大学出版社，1977 年；李方桂，著，“Classification by vocabulary: Tai dialects”，发表在《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第 1.2 集，1959 年，第 15-21 页；李方桂，著，“A tentative classification of Tai dialects” 发表在 Diamond, Stanley, 著，《Culture in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Paul Radi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 年，第 951-959 页。

的语音演变过程中已消失。这些台语支中部分支的语言亦被称为壮语南部方言群，归类如下：壮侗语系—侗台语族—台语支—中部分支³。

许多聚居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壮族人虽然熟练使用汉语，他们大部分人的母语却是壮族方言群中的其中一个本地语言。云南省壮族人所操的各种壮族母语虽然有着亲缘关系，它们并不一定相通。在云南省，使用人口最多的壮语方言是侬话—操侬话的人把他们的母语称为“𠵼侬”—语言学者则把侬话称为壮语南部方言砚广土语，以砚山县和广南县—两个拥有最多操侬话的壮族人的地方为名。除了侬话以外，其它在文山能听到的主要壮语方言包括东部布侬话（壮语北部方言桂边土语），西部布侬话（壮语北部方言丘北土语）和布岱话（壮语南部方言文马/麻土语）。少数壮族人也说央话（壮语南部方言德靖土语）、龙州/龙音话（壮语南部方言左江土语）、隆安话（壮语南部方言邕南土语）、莨民话、布央语东部方言峨马土语、布央语东东部方言郎念土语、布央语西部方言巴哈土语与拉基语。

侬壮是云南省最大的壮族群，人口约 55 万，主要分布在广南县中南部（尤其是者兔乡、那伦乡、莲城镇、旧莫乡、那洒镇、珠琳镇、五珠乡、珠街镇和南部阿科乡和城镇地区），砚山县（尤其是者腊乡、蚌峨乡、干河乡、阿猛镇、江那镇、盘龙乡等城镇地区），和文山县（尤其是秉烈乡、马塘镇、老

³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健猷，合著，《壮语方言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页；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英文：“Tai-Kadai—Kam-Tai”；越南文：“Tày-Thái”。

回龙镇等城镇地区)。一小部分住在其余的五个县中：马关、西畴、麻栗坡、富宁和丘北。

越南有几种民族也讲中部台语支语言：侬族 (Nùng)、岱依族 (Tày)、山泽族 (Sán Chay)。三种民族的祖先都来自中国南部，现如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省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三种民族都居住在越南的北部，靠近中国的国界。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方言及土语。越南的侬族的人口近 100 万人 (2009 年全国人口普查)；都集中在高平 (Cao Bằng)、谅山 (Lạng Sơn)、北侃 (Bắc Kạn)、宣光 (Tuyên Quang)、河江 (Hà Giang)、老街 (Lào Cai)、北江 (Bắc Giang; 以前：北哈 Hà Bắc)、和太原 (Thái Nguyên) 省。高平及谅山省拥有最多的侬族人口；侬族人占谅山省总人口的 44%⁴。越南的研究者划分越南的侬族为八个支系：,侬英 (Nùng Inh)、侬防城 (Nùng Phan Sinh; Nùng Fan Slihg)、侬州 (Nùng Cháo)、侬安 (Nùng An)、侬町 (Nùng Dín)、侬雷 (Nùng Lòi)、侬侗森 (Nùng Tùng slìn)、侬归顺 (Nùng Quý rìn)。支系的称呼经常与祖先在中国大陆的老家或者与传统服装有关系，比如：侬英来自龙英州 (现如今的广西区天等县龙茗镇)、侬州来自广西区龙州镇、侬归顺来自归顺州 (现如今的广西区靖西县)、农安来自隆安州、侬雷来自下雷州 (现如今的大新县里)。

⁴ Hoàng Nam, 著, 《The Nùng Ethnic Group of Việt Nam》河内: Thế Giới Publishers 出版社 2008 年, 第 11 页。

越南岱依族人口超过 160 万（2009 年全国人口普查）；都集中在高平、谅山、北江（*Bắc Giang*）、北侃、太原、河江、宣光、安沛（*Yên Bái*）、海阳（*Hải Dương*）、广宁（*Quảng Ninh*）、北江、林同（*Lâm Đồng*）省。越南的岱依族的祖先离开中国大陆迁移至越南早于依族的祖先，所以各个支系现在不保留原来中国老家的地名为称呼。

越南及外国的研究者都同意依族与岱依族的祖先都来自中国大陆，但是迁移的时间不同，岱依族的祖先古代的时候已经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住，而依族的祖先是 19 世纪迁移，也许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太平天国运动让现在的广西地区的情况很危险⁵。因为依族的迁移时间比较接晚，越南的依语跟中国的壮语南部方言的关系更接近。语言学者格德尼（*William Gedney*）、埃德蒙森（*Gerald A. Edmondson*）、格雷戈尔森（*Kenneth J. Gregerson*）、阮文莱（*Nguyen Van Loi*）、尼科尔森（*Beth Nicolson*）的词汇资料确定越南的依语跟文山州的壮语南部方言依话的关系特别接近。格德尼、埃德蒙森、格雷戈尔

⁵ Hoàng Nam, 著, 《The Nùng Ethnic Group of Việt Nam》河内: Thế Giới Publishers 出版社 2008 年, 第 12 页; Lã Văn Lô、Đặng Nghiêm Vạn, 合著. 《越南的岱依族、依族、傣族简介》(*Sơ Lược Giới Thiệu Các Nhóm Dân Tộc Tày, Nùng, Thái ở Việt-nam*) 河内: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出版社, 1968 年, 第 31、33 页; Savina, F. M., 著, 《法语—依语—汉语词源词典》(*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Français-Nùng-Chinois*) 香港: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 Étrangères出版社, 1924 年, 第 V 页; Luu Hung、Đặng Nghiêm Vạn、Chu Thai Son, 合著, 《越南的少数民族》(*Les Ethnies Minoritaires du Vietnam*) 河内: 外语出版社, 1986 年, 第 170 页; Howard, Michael, 著, “引言”发表在 Abadie, Maurice, 著, (Walter E. J. Tips, 翻译), 《中—越国界少数民族》(*Minorities of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ai Tribes. Bangkok*), 曼谷: White Lotus Press 出版社, 2001 年。

森、阮文莱研究过越南老街省的孟匡乡（*Mường Khương*）的侬族⁶。埃德蒙森、格雷戈尔森、阮文莱在孟匡乡找到约三千属于侬英支系的侬族人⁷。尼科尔森研究过谅山省的侬英土语，离老街省及中国文山州比较远；谅山省的侬英话与老街省的侬英话有一些区别⁸。

越南山泽族的人口比较少，近 17 万（2009 年全国人口普查）；都集中在宣光、谅山、北侃、太原四个省。语言也称呼“高栏”；山泽族的祖先从中国大陆迁移到越南北部的时间比较晚，也许在 19 世纪。

2 中部台语支语言语音特殊点

Phonological Distinctives of the Central Taic Languages

台语支—中部分支语言，包括文山州的壮语南部方言的侬话及越南的侬语，有几个语音系统特点。中部台语支语言还保留原始台语的送气塞音与不送气塞音的音位对比—北部分支语言，包括壮语北部方言及布依语，现在没有这种音位对比⁹。壮语南部方言有的土语也还保留口腔及鼻腔塞音与流音辅音组合。壮语北部方言及布依语的流音前边的塞音已经弱化了，变成一种“r声类”擦音，比

⁶ Hudak, Thomas John, 编辑，《格德尼中部台语方言》(*William J. Gedney's Central Tai Dialects: Glossaries, Texts, and Translations*)，发表在*Michigan Paper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04、405 页。

⁷ 埃德蒙森（Gerald A. Edmondson）、格雷戈尔森（Kenneth J. Gregerson）、阮文莱（Nguyen Van Loi），合著。“越南研究较少的语言”（“Lesser Known Languages of Vietnam”）www.uta.edu/faculty/jerry/research/、www.uta.edu/faculty/jerry/research/map.html，网站成立于 2000 年。

⁸ 尼科尔森（Nicolson, Beth），“谅山省的侬语方言”（“The Nùng dialects of Lạng Sơn Province”），（未出版论文，没有日期）。

⁹ 在现代的壮语南部方言语音系统里，原始台语的不送气塞音与送气塞音在半元音前边已经合并在一起。

如[y]。¹⁰中部台语支语言有时候也保留一些原始台语的词汇；有的地方，特别是广西区的中部及东部受到比较重要汉语词汇的影响。中国的广西区、云南省、越南的北部三个地区有的地方中部台语支的方言跟北部台语支方言以前及现在的接触不少，所以有时候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壮语北部方言的土语有一些南部方言的特点；有的南部方言的土语也受到较重的北部方言的影响。

壮族语言学者罗永现总结李方贵的中部台语语言的语音特点：¹¹

1. 原始台语（PT）的 *tr- 与 *tʰr- 已合并成送气齿塞音 /tʰ/；
2. 部分保留辅音组合 *pr-、*ʔbl/r-、*vl/r-，通常分别实现为 /pʰj/、/ʔbj/、/pj/；
3. PT *f- 已发展成送气唇塞音 /pʰ/；
4. PT *ɣ- 已发展成不送气软腭塞音 /k/；
5. 有的中部台语支语言有特殊的声调调类分裂和调类合并模式。
6. 台语支北部及西南部方言都有一些同一种语音及词汇特点—中部语言没有这些特点。

¹⁰ 这种历史语言变化也会称：“lenition, spirantisation, fricativisation”。坎贝尔莱尔 (Campbell, Lyle), 著,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98年, 第41—42页;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健猷, 合著, 《壮语方言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年, 第9页。

¹¹ 罗永现, 著。《台语支子群结构: 历史, 比较研究》(《The Subgroup Structure of the Tai Languages: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12集,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1997年, 第43页。

3 中部台语支语言调类系统

Tone Category Systems of the Central Taic Languages

本文章注视声调系统，就是说，原始台语的四个调类在几种中部台语支语言的调类怎么分裂或合并了。1972年，格德尼说：“对于台语支语言区内方言的界限，最有用的标准也许是音调系统”¹²。格德尼发现有几个能够解释不同声调系统的历史性分裂过程的显著变量：声母塞音的送气程度、韵母类型、有塞音韵母的音节的元音的长度。格德尼建议一张有二十部不同种类音节的表。格德尼不是说某一种台语支语言会有二十个不同调类，而是说这种表会让研究者看清楚现在的调类与原始台语的调类有什么关系。

格德尼声调表

↓原始台语声母 原始台语调类及韵母→	舒声调	舒声调	舒声调	促声调 +短元音	促声调 +长元音
1. 清音摩擦 //p ^h t ^h k ^h m̥ n̥ ŋ ^h s f x//	1	5	9	13	17
2. 清音不送气塞音 //p t k//	2	6	10	14	18
3. 清音喉塞音 //ʔb ʔj ʔ//	3	7	11	15	19
4. 原来浊音 //b d g m n ŋ l r//	4	8	12	16	20

¹² 格德尼 (Gedney, William A.), “A Checklist for Determining Tones in Tai Dialects,” 《Studie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George L. Trager》, 海牙: Mouton出版社, 1972年, 第423-37页: “The most useful criterion for dialect boundaries within the Tai-speaking area is perhaps that of tonal systems; in traveling from place to place...one may consider that he has crossed a dialect boundary if he finds an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ones in the system, or if he finds that a list of morphemes which in the previously studied dialect agreed in tone is now distributed among two or more different tones, or conversely, that a previously noted tonal distinction is now lost, with most or all of the morphemes previously noted as showing a tonal distinction now merging into a single list having the same tone.”

1977年，李方贵假定原始台语有四个调类。除了促声调的音节的长短元音的调类分裂，台语支语言经常按照声母辅音的浊 / 清音的情况而经过调类分裂。浊音辅音经常导致声调被认为是较低的音调，通过时间就变化到独立的调类。所以，李方贵经常使用一套有十种调类的系统：

李方贵声调表

↓原始台语声母 原始台语调类及韵母→	A (舒声调)	B (舒声调)	C (舒声调)	DS (促声调+ 短元音)	DL (促声调+ 长元音)
1. 清音摩擦 2. 清音不送气塞音 3. 清音喉塞音	A1	B1	C1	D1S	D1L
4. 原来浊音	A2	B2	C2	D2S	D2L

中国大陆研究壮语的语言学者经常使用另一种符号系统：¹³

李方贵的符号：	A1	C1	B1	D1	D1S	D1L
中国壮语学符号：	1	3	5	7	7	9
中国汉语学符号：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李方贵的符号：	A2	C2	B2	D2	D2S	D2L
中国壮语学符号：	2	4	6	8	8	10
中国汉语学符号：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¹³ 如：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健猷，合著，《壮语方言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文山州壮语南部方言依话的调类系统一般有九到十个不同调类，但是有的地方两个调类已经合并了。

文山壮语依话调类系统¹⁴

李方贵的符号：	A1	C1	B1	D1S	D1L
中国壮语学符号：	1	3	5	7	9
文山依话（中部次土语） ¹⁵	24	22	11	55	11
文山依话（东北部次土语）	35	22	11	55	11
文山依话（西北部次土语）	24	22	11	55	11
文山依话（南部次土语）	33	53	31	55	13
李方贵的符号：	A2	C2	B2	D2S	D2L
中国大陆语言学者符号：	2	4	6	8	10
文山依话（中部次土语）	33	55	31	33	
文山依话（文山、马关县）	33	53	31	55	31
文山依话（广南县西部）	33	55	31	33	31
文山依话（广南县东部）	33	31	53	33	31

越南依英支系的方言的调类系统与文山州壮语依话的系统比较相似。岱依语也许因为元音长度对比已经消失了，促声调已经合并了。谅山省的依放城（Nùng Phan Slinh）好像已经受过更复杂的调类分裂过程。

¹⁴ 表上的声调数据里，“1”表示最低的音调；“5”表示最高的音调，如：“51”表示从音调最高到音调最低的入声。

¹⁵ 壮语依话中部次土语包括砚山县东部、文山县东部、广南县西南部；壮语依话东北部次土语包括广南县莲城镇；壮语依话西北部次土语包括广南县西北部；壮语依话南部次土语包括马关县、麻栗坡县、西畴县、文山县西部。表上的数据是作者2006-2008年采集了，数据来源：江子扬，“A Lexical and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of the Central Taic Languages of Wenshan Prefecture, China: Getting More Out of Language Survey Wordlists Than Just Lexical Similarity Percentages,” *SIL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s*, <http://www.sil.org/resources/archives/41954>, 2011年。

越南依语、岱依语话调类系统¹⁶

李方贵的符号:	A1	C1	B1	D1S	D1L
中国壮语学符号:	1	3	5	7	9
依语依英 (老街省) ¹⁷	14	<u>22</u>	21	<u>55</u>	21
依语依英 (谅山省) ¹⁸	45	<u>212</u>	24	45	24
依语依防城 (谅山省) ¹⁹	35 送气声母: 23	21	23 送气声母: 21?	35 送气声母: 23	23 喉音声母: 21?
依语依防城西 (谅山省Vãn Quan 乡)	45 送气声母: 24	<u>212</u>	23	45	33
依语依防城东 (谅山省Cao Lộc乡)	35 送气声母: 23	<u>31</u>	23 送气声母: <u>53</u>	35 送气声母: 23	23 送气声母: <u>53</u>
岱依语 (Dao Ngan乡) ²⁰	44	35	32	35	

¹⁶ 表上的声调数据里，下划线表示调类会带声门狭窄；“?”表示调类也会带喉塞音；“..”表示调类会带气嗓音。

¹⁷ 也称：“西依”(Western Nung). 数据源：Hudak, Thomas John, 编辑，《格德尼中部台语方言》(William J. Gedney's *Central Tai Dialects: Glossaries, Texts, and Translations*), 发表在Michigan Paper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密歇根州Ann Arbor: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94年。

¹⁸ 依语依英(谅山省)、依语依防城西(谅山省Vãn Quan乡)、依语依防城东(谅山省Cao Lộc乡)数据源：尼科尔森(Nicolson, Beth), “谅山省的依语方言”(“The Nùng dialects of Lạng Sơn Province”), (未出版论文, 没有日期)。

¹⁹ 依语依防城(谅山省)数据源：Saul, Janice E.、Nancy Freiberger Wilson, 合著,《依语语言》(*Nung Grammar*),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No. 62. 得克萨斯州达拉斯: 语言学暑期学院及得克萨斯州大学出版社, 1980年。

²⁰ Ross, Peter A., 著, “Dao Ngan Tay: A B-language in Vietnam.”《孟高棉研究》(*Mon-Khmer Studies*)第25集, 1996年, 第133-139页。

李方贵的符号:	A2	C2	B2	D2S	D2L
中国大陆语言学者符号:	2	4	6	8	10
依语依英 (老街省)	44	<u>55</u>	31	44	31
依语依英 (谅山省)	42	42?	31	42	31
依语依防城 (谅山省)	133	45?	21?	31	21?
依语依防城西 (谅山省Vãn Quan乡)	<u>31</u>	43?	<u>21</u>	21	<u>21</u>
依语依防城东 (谅山省Cao Lộc乡)	<u>42</u>	42?	<u>53</u>	42	<u>53</u>
岱依语 (Dao Ngan乡)	213	11	35	213	

4 结论 Conclusion

即使中国文山州壮语南部方言依话与越南的依语及岱依语有很紧密的历史关系, 通过不同的历史发展, 调类比较研究发现, 文山讲依话的壮族人与越南的依族及岱依族人沟通交流还是比较困难, 除了那些住在老街省的依英人以外。除了不同调类系统的问题以外, 还会有不同的词汇选择, 让跨境沟通有困难。

现在两个国家都正在高速地经济发展。这种市场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越来越借新的单词, 并且中国的壮族人一般会使用汉语借词, 而越南的依族及岱依族人会使用越南语借词。如果要讲的话题不需要

太多的现代关键词，中国文山壮族侬人与越南老街省的依族侬英人会使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沟通，但是如果碰到汉语或者越南语的借词，可能不能完全理解。

中国、越南两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受到很多大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影响。政府机关、学校及教材、电视广播，电脑网络，社会机构大部分的时间专用汉语或者越南语；少数民族语言的用法域越来越缩小。当然，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很支持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连接性。文山州的壮语及越南北部的依语、岱依语还不算是濒危语言，还比较活力。对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就是说，国家的文化遗产来说，如果这一代不继续教自己的孩子先讲自己的民族话，如果现在的小朋友们在学校没有机会学习自己的语言及文化，如果这一代的公务员、教师，不管是少数民族或者大数民族，不重视民族语言，不使用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服侍人民，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前景不容乐观。一旦语言消失，很难抢救少数民族文化。